

# 象与人



2017年，顾伯健在新平县野外拍摄到的绿孔雀羽毛。

不过，说是“绿”孔雀，但它的色泽从来不单调。以雄鸟为例，如果从远处看去，它的头顶耸立着一簇镰刀形冠羽，中央部分为辉蓝色，围着翠绿色的羽缘。后颈、上背和胸部是金铜色，羽基是暗紫蓝色，另外还有翠绿色的狭缘，形成鳞状斑。

虽然外表华美的绿孔雀在华夏大地上存在已久，但历史上人类农业活动一直威胁野生绿孔雀的栖息地。随着农民改种甘蔗、柑橘等作物，绿孔雀食物逐渐减少，加上捕猎与用农药包衣种子，绿孔雀惨遭猎杀毒杀，栖息地生境不断消失。

如今，野生绿孔雀的生存现状无法让人乐观，已经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将其列为濒危种，而昆明动物所等单位2014年至2017年的调查显示，野生绿孔雀的数量可能不到500只，“比大熊猫还要稀有”。

鉴于绿孔雀的濒危程度，顾伯健当年没来得及高兴太久。因为伴随着当地有绿孔雀出没的消息，老乡同时也告诉他另一件事：绿汁江汇入干流后，便被称为戛洒江。这条江上，一座水电站正准备建立。一旦水电站落成，整个河谷将会被淹没，这片野生绿孔雀的最后栖息地，自然将不复存在。

从那次研究结束，离开绿汁江之后，这件事便一直留在顾伯健的脑海中。他知道阻止水电站修建对于这一片绿孔雀野生栖息地的意义，为此曾多方反映，但收效甚微。

2016年，水电站传来动工的消息，顾伯健一度觉得自此不再有望。没想到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17年3月。绿汁江河谷的绿孔雀栖息地，引起了云南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的注意。“云南人印象中孔雀很普遍，连我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是这种感觉。”虽说早在2000年，他也曾拍到过绿孔雀，却没引起过多关注。



2017年12月，顾伯健在双柏县、新平县的界河——石羊江畔发现绿孔雀脚印。

“忽视绿孔雀这么多年了，感觉自己非常失职，只能努力弥补。”奚志农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从那时起，他开始四下呼吁，保护野生绿孔雀“最后一块完整栖息地”，并联合“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给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发出停建水电站的紧急建议函。

就在多方开始为保护绿孔雀栖息地行动起来的同时，顾伯健也在2017年回到了之前来过的热带季雨林。这一次，他在森林之中听到了绿孔雀的叫声。“声音很高亢，很洪亮，传得很远。”虽然还是没亲眼见到这种宝贵的野生动物，但这一次绿孔雀显然离他更近了。

同年7月，“自然之友”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水电站建设将淹没绿孔雀栖息地为由，把“新平公司”、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环评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最终，经过4年多时间的“长跑”，这一起公益诉讼案件迎来结局。不仅仅是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被停止，更重要的是，其在审理中突破了过往“无损害即无救济”的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提升至损害结果发生之前，避免了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进一步扩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重要体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称。

对此，顾伯健向《新民周刊》进一步解释：“这是我国第一例野生动物预防性公益诉讼案件。之前很多都是野生动物栖息地被破坏了，相关民间组织再去打官司，已经来不及了。这次是在水电站截留之前，所以是预防性的。它证明了这条保护路径的可行性。”